

编辑 邱海泉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 zrbzbf@163.com

文苑

雨中静思

苏连硕

昨夜，冒雨到湖畔，立于草坡上，聆听雨声。发现棵棵垂柳，都在雨雾中显现柔媚浅黄，我管这叫乳鸭黄。脚下的草也是黄的。犹如垂柳的黄，略微含着些许浅淡淡隐隐约约的绿意。几乎没有风，但仔细观之，细细长长的柳枝却轻得不能再轻柔得不能再柔地拂动曼曳，缠缠绵绵，袅袅婷婷。稀稀拉拉大大小小的鸟儿，有时在林行间飞翔而过，那或大或小的翅膀肯定给淋湿了，但还是轻轻地叫着雨中翻飞。如同我一样，浑身湿了，也还心甘情愿地在这早春的密雨中逍遥，寻趣。眼前的湖，泛着也是如柳如草般黄中潜藏着浅绿的波痕，微微涣涣。荡漾着禅境玄机。生机无需吵嚷，活力尽显宁静。这也正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特色魅力。不肯回来，还是回来。帽子，后背，尽是雨水了。脱掉，侧卧沙发，隔窗能看到密集的雨丝，敞开的窗缝，传来淅淅沥沥的扣人心弦的清响。门前无秃的海棠树的枝杈上，也落了只只大大小小的鸟儿，一会儿飞走了几只，一会儿又飞来几只。它们好奇地俯瞰着我，我亦好奇地仰视着它们。一边品茶，一边不由得联想起那年游览西湖天赐的撩人雨意，和家乡田野上久久诗画般酥酥润润的雨景，不知不觉间痴痴地微醺微醉了。春雨，柳丝，湖波，常生发剪不断的缱绻情思。

文化杂谈

别开生面的国文试卷

王道清

陈寅恪教授是我国的国学大师，现代著名的史学家。他在1932年主持的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上，加了一道对联题，出联是：孙行者。许多考生的应对让人啼笑皆非，有对“猪八戒”的，有对“唐三藏”的，甚至有人一气之下对了个“王八蛋”。一位名叫刘子钦的考生对的“胡适之”，得了满分。胡适之即胡适，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此对中，“胡”对“孙”为谐音借对，暗指猖獗。还有一个对“王引之”的，也得了高分。王引之，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学者，高邮人，与其父王念孙世称“高邮王氏父子”。但陈寅恪的标准答案是“祖冲之”。这副对联是：孙行者；祖冲之。“祖”对“孙”，姓氏对姓氏，又是辈分上的名字对；“冲”对“行”，动词对动词；“之”对“者”，文言虚词相对。真乃天造地设，无懈可击。有好事者，为此吟出两句诗来，曰：天生一个孙行者；地生一个祖冲之。

新书架

《印沙安拉》

刘文莉

奥里亚娜·法拉奇(1929—2006)，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邓小平。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出版过数本小说，代表作《男人》《风云人物采访记》《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好莱坞的七宗罪》等。被誉为“世界女记者”和“文化奇迹”。本书是法拉奇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印沙安拉》是阿拉伯语“如蒙天佑”的意思。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战争为背景，描述了针对驻贝鲁特美国、法国、意大利维和部队的袭击事件，描述了众多人物的生、死、爱、恨，有力地刻画了生活在战争的恐慌和暴力冲突中的人们。这是法拉奇的呕心沥血之作，她不顾生命危险先后数次亲临战火中的贝鲁特，用整整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小说的创作，并将整部作品重写了三次。本书着重描写的并不是残酷的战争场面，而是人类精神内在的个体与人的生存状态。描写的是处于战争中的个体的切身感受，以及战争中个体极端的人性与人性的反人性。法拉奇通过战争，通过战争中人的所思所行解释了人类命运的归属，揭示了人类存在的谜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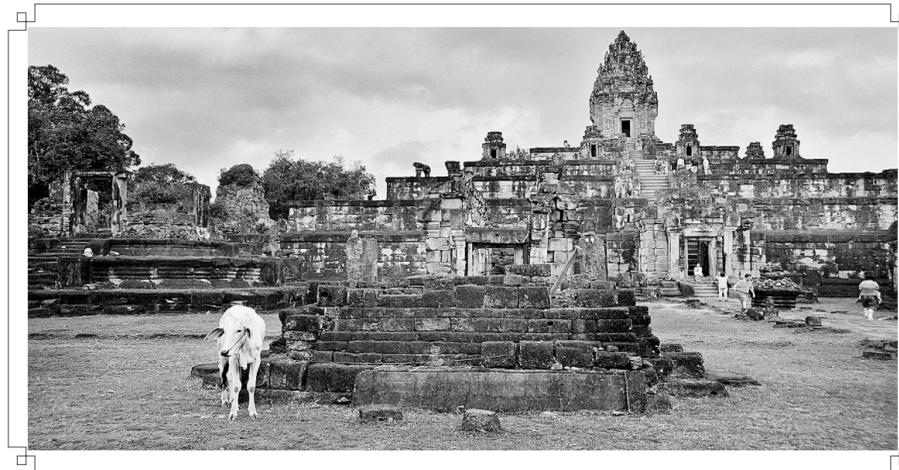
随笔

金银花

余继聪

金银花，是云南楚雄乡野山间很多、很常见、很普通的一种野花，花很好看，名字也很好听。正因为她有一个美丽好听又富大贵的名字，所以我很喜欢这种大量生长于楚雄山野里、并不罕见的金银花。最近这些年，楚雄城里人家，也越来越喜欢金银花，于是纷纷从山野里采挖几茎，栽种在庭院花园里，春末夏初，乡间收割小麦蚕豆、栽稻秧、种苞谷的时节，金银花就纷纷盛开了。来来往往的路人，也就看得见金银花开，闻得见金银花的幽香，很独特的香，清苦清苦的香。我很喜欢闻金银花的苦香味道，喜欢泡金银花茶当茶喝。城里人家，要栽种金银花，必须有庭院花园，那就得单家独院，住平房、瓦房或者别墅，都得有自家的院子花园，住楼房平层的人家没法栽种金银花。而我经济能力有限，也不当官，住不起别墅，也没有平房小院，就无法栽种金银花。金银花藤蔓纤长，根茎也很深长，无法栽种在花盆里。我很遗憾，金银花曾经陪伴我走过乡间生活的二十多年，我熟悉她，喜欢她，如同熟悉和喜欢童年青梅竹马的那个小女孩小琴，如同熟悉和喜欢童年时经常一起到溪涧边玩耍，到山野里采摘金银花、山茶花的乡野人家小姑娘小琴。我怀念那些生活于乡间、总有金银花牵牵绊绊的乡间童年少年青年时光。总有无数的金银花，叶子白绿、嫩绿、翠绿，花朵金黄金黄、银黄银黄的金银花，在我童年、少年、青年的记忆里发芽、抽藤、开花，绽开美丽，吐露幽香，牵牵绕绕、牵牵绊绊，总有纯洁素雅高洁美丽浪漫芳香的金银花，摇曳在我的乡间记忆、童年记忆中，摇曳在春夏季的山野里，盛开在我乡间记忆、童年记忆中春夏季的山野田埂上。每年春末夏初，金银花盛开，特别是小满节前后，开得最盛。乡间小姑娘和老奶奶，就沿着山路边，采摘金银花，拿回家来，用大筛子大簸箕，像晒粮食一样，像晒菜花野菜一样，一大筛子、一大簸箕地晾晒着，晒干以后，收藏起来，慢慢当新鲜花茶泡水喝。也只有楚雄人，喝得起这样奢侈的野生金银花茶。城里人怀念乡野，内心烦闷闷热，也喜欢喝金银花茶。乡村老奶奶们、小姑娘们，就采摘金银花，像卖蔬菜一样，一箩箩放在乡街公路边卖。花一二十元钱，就可以从她们手里买到一食品袋或半袋金银花。我经过乡野村寨公路山路，遇到金银花，总喜欢采摘一把，遇到卖金银花的老人孩子，也总喜欢从她们手里买一袋半袋。儿时生活于楚雄乡间，常常可见金银花，可闻金银花的幽幽清香。到山野牧羊，走过生长荆棘、攀附着金银花的田埂山坡，我总喜欢采摘金银花。

有朋友家住别墅，却喜欢栽种乡野的野花，她喜欢金银花的名字，更喜欢金银花苦香苦香的独特味道，就叫我采挖几茎金银花给她栽种。此时正是盛夏，金银花开得正盛，正美丽，我就回到老家乡野里，采挖金银花。我老家山路边这儿一蓬、那儿一茎，长满金银花，藤蔓攀攀在山坡山崖和其他植物上，花苞细长，金黄银黄，美丽得很。由于味道清苦，金银花不受蜂蝶喜爱垂青，所以它不是靠种子，而是靠根茎离开发芽。它的须根很多，只要一截金银花根茎，就可以发撺成一一大蓬甚至满山坡满田埂的金银花。我找了一把大板锄，捎在摩托车上，就到了山野路边，沿路采挖金银花，不多一会儿，就采挖到几十蓬大大小小的金银花，大都盛开着一串串娇嫩嫩水灵灵的金银花。一茎茎金银花捎在摩托车后边，一路引来无数爱花人的关注和好奇。到了她家，我顺着她家小院的栅栏内外，帮她家栽种了一圈的金银花。我常常遥想着，来年芒种夏至节前后，她们家小别墅的四周、栅栏内外，定然会开满金灿灿、银黄黄的美丽金银花，我很高兴，她也很高兴。真的很喜欢这种名字就有美丽颜色、就有富贵味道的吉祥如意的美丽野花——金银花，也喜欢同我一样喜欢金银花的高人韵士。



过去与未来之间(摄影)

郭巍然

小说

钥匙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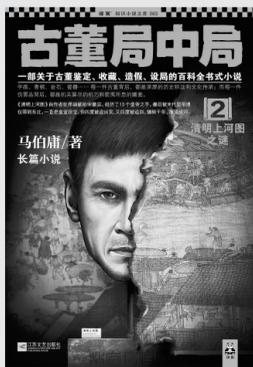
茨园

周日下午。支好自行车，我冲看车老太太说“回来交钱”，便随熙攘的人流拥进商场。然而，出来时翻遍全身上下，那串钥匙——车上的、门上的，没了！“找不到车钥匙了吧？”猛抬头，看车老太太眯眯眼站在面前，看我身上地下乱翻乱瞅。“劳驾您再帮我看会儿，我可能刚才买东西把钥匙忘柜台上了，去找找。”我说。“好。你去吧。”老太太古怪地笑着冲我摆摆手，不过我倒没多想什么，匆匆回到刚买东西的柜台边，上上下下看看，小心翼翼问冷眼望我的售货员：“您见到串钥匙没啊？我……”“没有！”商场总服务台。我说：“……能不能广播一下，这串钥匙……”登记。喇叭里播出“寻物启事”后半个小时，仍没见举着一串钥匙的男或女走到总台冲焦急的我说：“嗨，老先生，这串钥匙是你的吧？”我失望，满脑袋尽是自己沮丧着脸别门撬柜子的镜头。不过，当我踉跄地走到自行车前时，看车老太太笑迎我走来关切地问：“没找到吧？”“嗯。”“你钥匙啥样？”“是一串。有车上的，还有……”我委屈，絮絮叨叨对她讲那串钥匙有门上的有柜子上的有办公室的，甚至还告诉她丢了那串钥匙无疑要捣毁许多锁。老太太同情地望着我，不时关切地嗯一声，即便有人推车走时，她也快步上前收钱，然后又折到我身边，听我絮叨。那情景，事后常让我想起祥林嫂对人家讲阿毛的故事，招人同情、叹息。不知过了多久，反正我失望得几乎要掂砖砸车锁时，老太太忽从兜里摸出串钥匙，在我眼前晃晃，问我：“这不是你的啊？”“是！是啊！”我惊喜，伸手去抓，老太太的手却缩了回去，“实说告诉你呀，是我发现你的车没锁帮你锁上的。我们这儿有规定，凡是没锁的车都要交治安室处理的……如果这样，你今天不骑不成车，人家说不定还罚你哩！十块，二十块，心疼不？”“太谢谢您了大娘！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怎么谢她才好了，不住嘴说：“别介！咱把钥匙按五毛算吧，一、二……七把钥匙，五七三块五，嗯，四舍五入一下，你给我五块得了！”“中！”我忙不迭说。当时，我想都没想那算什么是什么逻辑，只是想只要能找到钥匙，几块钱算什么？开了锁，我跨上车，仍忍不住回头冲老太太致谢。而当我正准备离去时，她却倏又叫住我，再次叮嘱：“以后可要注意呀老先生，今儿算我心软，要是让治安员把你的车推走了，最轻也得‘扎’你一二十块呢！”“是啊！”我说。当晚，我失眠了，脑海里不时浮现存车老太太慈祥的面容。老太太真好呀，真的！若不是她，真不知我要撬坏多少把锁呢！想着想着，我下意识地从我兜里掏出那串钥匙攥在手里，这才甜甜地睡去。



书法 赵丙钧

连载



她是五脉黄字门黄克武的孙女，查佛头案的时候帮了我不少忙，现在是我……呃，我俩的关系挺难描述，不算情侣，但又比普通朋友亲密一些。这女人呐，有点傲娇，我去讨好，她爱答不理；我像后妈，就给点甜头，搞得现在我也晕头转向了。烟烟忽然开口问道：“听说你去刘老爷子那儿了？”我心里想这五脉真不愧是同气连枝，什么事都瞒不住，便把我跟刘一鸣的谈话说了一遍。黄烟烟听完以后，沉思片刻：“虽然刘老爷子这个人心理机很重，不过这次他说得很有道理。”我颇觉诧异：“你也觉得我不该轻举妄动？”要知道，黄烟烟的爷爷黄克武一直在跟刘一鸣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黄古研究会发展，就是一部黄红刘两门斗争的历史。她平时和刘家斗得挺欢，难得有句好话。烟烟说：“刘老爷子没骗你，最近学会确实一直在酝酿改制的事儿，家里人正在加紧活动，四处造势。”“怎么改？”“刘老爷子是想把整个京城的资源整合到一起，联合收藏界、古玩店、大学、博物馆、文物局和相关科研机构，来稳定整个古玩市场。”“好家伙。”我啧啧赞叹。这可真是不小的手笔。“这件事要做成了，会是业界的

书房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刘一鸣也不见恼：“人能鉴古物，古物亦能鉴人，你的心浮不浮，咱们较量较量一验便知。”“好啊。”我脖子一仰，不肯示弱。刘一鸣大袖一拂，指着桌面上的的一方砚台道：“砚台行止端方，持坚不动，自古素有君子之称。就让你给我鉴鉴看看。”我把那砚台拿起来，略一端详，不禁暗暗称奇。这一方砚，是一方蟹壳青东鲁柘砚。它的造型和寻常砚台不同，竟是一具缩微古琴的形状。砚面墨池微凹，首尾都雕刻出七弦印记和岳山、徽位，十分精致，看上去和琴面一模一样。在砚台背面，巧妙地把护轳和燕足作为砚足，让砚造型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在腹底的龙池，我还看到一段篆书铭文：“深邃通幽，获此良琅。匠石奋斤，制为雅琴。”落款是……放翁？我对刘一鸣道：“是个好东西。”刘一鸣长长叹息一声，摇头道：“小许，如此毛糙可不像你的作风，看看那砚铭。”“有什么问题？”我不耐烦地反问。刘一鸣脸上有淡淡失望之色：“东鲁柘砚，什么时候要敲石头了？”“我啊”的一声，差点把那砚台扔地上。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非常愚蠢而且非常低级的错误。东鲁柘砚是澄泥砚，是拿泥土烧出来的陶砚，又不是端砚、歙砚之类的石砚，怎么可能在题铭里大谈采石的艰辛呢？陆师一代大家，断不会张

雁阵 舟自横 迎着秋风 偶尔和哥们去郊外 看草再一次歇息 看枯荣的岁月 看石头，顶起我脆弱的骨骼 也看雁阵的影子 在泥土里停留 成为芽胞 我的身上沾满落叶 抬起头 宁静的秋天 雁阵般飞翔起来 为一种守望 为一种奔赴 看啊！我的爱情和诗歌 被翅膀的云朵 轻轻吟诵 我仍未老去 我看见雁阵 掠过大水的嘴巴 花朵也要飞翔 山峦也要飞翔 我看见青春 随着呼吸回到体内 随着呼吸直抵天庭

以你的方式爱你

孙道荣

他觉得自己是个情感的失败者。他最爱的几个人，也是他付出最多的亲人，对他的爱，竟然都难以接受。儿子是他最疼爱的人，为了儿子，他可谓呕心沥血。每天儿子上学，都是他开车接送。以前没车的时候，他也坚持骑自行车，接送儿子，风雨无阻。在他看来，自己接送儿子，免除了儿子路途之苦，节省了不少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拿来比别人多看一页书，多做一道题。他对儿子的唯一要求就是，全心全意读书，剩下的事情，都可以交给他来办。可是，儿子上初中后，却不愿意他接送了，宁愿自己乘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上下学。但他还是坚持接送儿子，他怕儿子上学迟到，担心他路上不安全，害怕他放学后，会和不良孩子混在一起。儿子拗不过他，每次上车，都是一路无语。他们的矛盾，在一个星期天集中爆发。那天，儿子和几个同学约好一起去博物馆参观。小区门口，就有一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博物馆，所以，儿子想自己乘公交车去。他却认为，虽然公交车可以直达，但是，等车的时间却很长，而且，那辆公交车的乘客很多，非常拥挤。他对儿子说，还是我送你去吧，这样，你就不用排队挤车了，省下来的时间，正好可以将英语补一补。儿子不情愿地答应了。将儿子送到博物馆后，他问儿子大约参观多长时间，他来接他。儿子说，他也不能确定要参观多久。他去匆忙办了一件事后，就又开车回到博物馆门口，等待儿子。一直等了三个多小时，才见到儿子和几个同学，有说有笑地走出博物馆的大门。他发动汽车，向儿子迎去。儿子见到他，不但没有半点惊喜，反而又羞又恼，不是说好了，我自己坐车回家的吗？说完，儿子顾自和几个同学向公交车站走去。他没想到自己苦等了这么久，竟然是这样的结局，不禁勃然大怒。从那以后，儿子坚决不肯让他再接送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失败了，为儿子付出了这么多，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无法理解，郁闷之极。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他愤愤地想。在儿子这儿，他是吃力不讨好，在自己父母那儿，他似乎也没怎么讨得欢心。他自认为是个孝子，以前家里穷，父母省吃俭用，将他们兄妹几个拉扯大，现在条件好了，他想让父母生活过得好一点，弥补一下年少的父母。所以，每个月，他都会准时给父母一大笔生活费，还经常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他们。有一次，去北方出差的时候，看到一种驼绒大衣，保暖性能很好，当然，价格也不菲。他毫不迟疑地给父母各买了一件。父母收到礼物后，显得很开心，可是，看到价格标签后，母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打电话责怪他不该买这么贵的东西。最让他不能理解的是，那两件驼绒大衣，他几乎没看见父母穿过，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穿？父母却说，南方的天，没那么冷，而且，那么贵的衣服，穿在身上，一点也不自在。他认为，自己为孩子，为父母，为妻子，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他是真爱他们的，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道出了心中郁闷已久的苦闷。朋友劝解他，你确实付出了很多，你所做的一切，也真的是出于爱他们，但是，你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付出，以你的方式在爱着他们，而你的方式，未必是他们接受和需要的。儿子需要你的爱，但同时希望你给他一点自由的空间，独立成长的机会；父母希望你多陪陪他们，而不仅是物质的供养；妻子可能更需要的，是你的温情，你的呵护……是的，爱一个人没错，然而，以怎样的方式去爱，可能效果迥异。以他人所期待的方式去付出，去爱，才会更容易被接受，无论是对亲人，还是朋友，都是一样。